



冰心

儿童文学新作奖获奖作者丛书

芦花小旗

毛芦芦/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冰心

儿童文学新作奖获奖作者丛书

芦花小旗

毛芦芦/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芦花小旗/毛芦芦著. —杭州: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6.1 (2006.3 重印)

(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获奖作者丛书)

ISBN 7-5342-3698-3

I. 芦… II. 毛… III. 儿童文学-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87898 号

芦花小旗

毛芦芦 著

责任编辑 平 静

装帧设计 周翔飞

插 图 魔法熊工作室

电脑制作 天庐视觉

责任印制 林伯乐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

网址: www.ses.zjcb.com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875

插页 4

字数 107700

印数 15201—19230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5342-3698-3/I·738

定价: 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毛芦芦

原名毛芳美。1992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做过乡镇教师、小报编辑，现在衢州市群艺馆任文学指导干部。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

上世纪九十年代迷上写作，曾获2003年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大奖、首届中日友好儿童文学奖优胜奖。

冰心

儿童文学新作奖获奖作者丛书



蓝星传奇



班长上台



最后一个灵魂



芦花小旗



野鸽子



童年的云彩

目 录

- 芦花小旗 / 1
- 难忘与你们同行 / 98
- 小狐狸与山海爷 / 131
- 两个青苹果 / 141
- 橘客 / 163
- 暖雪 / 178

芦花小旗

—

就在那一刻，水边的芦花开了。乳白的花絮，从淡紫的穗壳里刷地挣出来，翩然弹开，被风一扬，被朝阳一剪，就像一面小旗，呼啦啦插上了我的心头。

我整个人，都被芦花的美丽拍痛了。

这痛像一副清凉膏药，贴在我灵魂的伤口上，慢慢地，把我拉回了岸边。

伏在芦苇荡中，我冻结了好久的泪水，终于像冰川消融一样，化成了两条奔腾的小溪……

那是没有声音的哭泣！那是最悲凉的一种倾诉啊！

芦花，芦花，你听到我的不幸了吗？你听懂我的委屈了吗？

芦花，芦花，你从死神嘴边把我夺回来，你将用什么来安慰我的青春？

半个月前，我还是这大山怀抱中最骄傲的一只凤凰，最亮丽的一只孔雀，最吉祥的一只喜鹊；可今天，我却成了一个失学的孩子，一个已经被迫订婚的少女新娘，一个远离了一切梦想的空心人。

我才十六岁，人生就已经被定格了，定格成又一个我的母亲。这样活着，不是比死更痛苦更无奈吗？

可是，美丽的芦花，憨媚的芦花，你却将我拉回了人世……

湖水很清，那是千山翠竹吐出的心音，那是万株绿草滴下的甘露，那是无数野花洒下的香汗，能将生命之芽掐断在她的怀中，本也不枉了我这条清清白白的小命。

可是，一向沉默的芦苇啊，你却用花开的声音，朝我大喊了一声“不”！

“不！”“不！”“不！”

既然我还不能去湖中做一尾自由的小鱼，那我只好回家做一个乖巧的女儿了……

不过，我还有家吗？那还算是一个家吗？



二

娘的病又犯了。

那天，在码头上，当那个随船而来的邮递员吞吞吐吐地告诉娘：凤翔师范学校所有的新生都已经去报到上学接受军训了，娘忽然就傻了。

“不可能！不可能！一定是你把我们家麦麦的通知书藏起来了！你快还我通知书，快还我通知书！”

娘直着眼睛，紧紧拽着邮递员的胳膊，任他怎么解释，就是不松手。

轮船要赶到水库大坝上去过夜，只在码头停留一刻钟，这时，已呜呜拉响了回程的汽笛。

娘还是不松手：“我们家麦麦超出录取分数线四十分哩，怎么可能没有通知书！一定是你把它藏起来了，快还我通知书！我的麦麦要读书啊！求求你了，求求你了！苍天！苍天！”

娘一声声喊着苍天！

娘瞪着发直的双眼，扑通一下，朝那个二十来岁的邮递员跪了下去！

邮递员仓皇逃回轮船。

汽笛长鸣了一声，船就突突突地把山乡的又一个白昼带走了。

当时，谁也不曾料到，我娘会飞也似的扑进水中，去追轮船。

娘根本不会游泳。

娘在水中刷啦啦乱翻；大大的发髻被水拍散，长长的头发在水中上下漂浮，被夕阳的红光一染，很像一个凄厉的水鬼。

是阿樟叔救了她。

阿樟叔那天刚好乘船到镇上去扛来一瓮酒，看见我娘落水，忙把酒瓮扔了，扯过码头边晾着的一张渔网往水里一撒，娘就鲤鱼精一般被捞了上来。

那天，当阿樟叔把我娘背离码头时，码头上像落了一群黄蜂，嘤嘤嗡嗡的声音此起彼伏——

“苦命的艾叶又犯病了！”

“头世作了什么孽呀，好端端一个女子，竟得了这种病！”

“荞麦这孩子也可怜。我们乡十几年才出了她这么个女秀才，不是说考上师范了吗，怎么会没有通知书的！唉，现在的世道，专欺负老实人呀！”

“一定是名额让别人占了。现在城里天天有人下岗，读师范吃香哩！”

乡亲们的这些话，这些叹息，都是水花婶告诉我的。

水花婶是阿樟叔的老婆。那天傍晚，是她叫儿子竹青赶了七八里山路，爬了三千六百三十六级台阶，到我家通报了情况。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他。当时，我正坐在村口那株苦丁茶树下等我娘回家。

已经是第十六天了，娘每天下午都要下山到码头去为我等通知。娘的脚步跟娘的希望和失望一起敲击着三千六百三十六级台阶，一遍又一遍。每级台阶上，都印满了娘脚上的茧花，开满了娘洒下的汗花……

三

今年中考，我只是去凑凑数的。爹私下里早就告诫过我，下半年小弟要读初中了，我即使考上高中，他也供不起我去念的。所以，考后的第二天，我就成了一个地道道的放牛娃，一点也不敢去想考试的结果。

山中的日子很安静，一天跟一年差不多一样长；一年跟一天差不多一样简单。我赶着家里的老母牛，每天爬东坡翻西岭，顺带着还采猪草、捡干柴，乡亲们都夸我能干呢！三天两头冲娘发脾气的爹，见我这么勤劳，心情也好了很多。

只有娘，常抚着我以往的一大摞奖状发痴……

外婆在世时，常说我不仅模样儿长得像娘，聪明劲儿也像娘。娘小时候读书在凤起镇是第一名。可惜我外公是酒糊涂，他为了一坛子包谷烧，把我娘换给我爹了，害我娘得了精神病……

娘的病起先是很厉害的，在凤眠山里，谁都知道叶银寿家的艾叶烧饭会忘了放米，到溪里洗衣又会忘了把衣服拎回家，有时去菜园摘菜，还会跟着一只小蝴蝶跑丢了自己……

可自从有了我和小弟，娘的病就慢慢好了。娘把她此生所有被碾碎的希望，都捡起来喂给我们姐弟，梦想着我们能生出飞翔的翅膀，带着她的心一同飞出大山。

现在眼看女儿已成了放牛娃，娘好像又陷入了懵懂恍惚的状态，烧菜时常会忘了放盐，喂猪时常会忘了加糠。

娘这样子，我还顾得了为我自己即将失去的那个书包难过吗？

我只能每天笑呵呵地，唱着山歌走进走出。

我要用实际行动表明我并不想去念什么高中。

正当我娘的情绪渐渐平伏，做事又麻利干练起来的时候，一天下午，我们乡初中的包校长和我的班主任杨老师却忽然气喘吁吁地跑上山来，给我家里报喜，说我考上凤翔师范学校了，叫我第二天就跟他们去凤翔城体检、面试。

包校长甚至还带来了十个炮仗。

第一个炮仗炸响时，我正在对面山坡上挖一棵野苦麻。那两声干雷似的“砰啪”声，使我身旁正低头吃草的老母牛吃了一惊。

我一抬头，看见对面山腰我家的院前，聚了好大一群人，心不由得咯噔噔直往下沉。我以为娘又发病了，

而爹又气得搬出土铳来乱打了。

这是我的第一号噩梦！

我马上把背篓和小镰刀一扔，身子往下一挫，双脚使劲一蹬，往谷中滑去。这是多年来我在山中练就的绝技，只要前面没有树木挡路，这样的“滑翔”并不会伤了我的手脚。

当我攀上自家门前的那丛孝顺竹时，包校长正在放第十个炮仗。只听“砰啪”两声巨响，炮仗在离我两尺远的地方炸开了。谁也没料到我会从炮仗底下的竹丛中钻出来。

“麦麦，麦麦，好险啊！你咋不走正门？呜，呜呜……”娘一看见我就抱着我哭了。

娘哭了好久我才搞清楚眼前发生的一切。

包校长显然是太激动了，他握着我的手，一个劲地说：“我代表凤眠乡初中感谢你，叶荞麦同学！你是我们建校以来培养出的第一个中师生；你是我们这山区自筑坝建水库变成库区以来的第一个女秀才；你是我们凤眠山中第一只醒来振翅高飞的凤凰啊！叶荞麦同学，我为你放了十个炮仗，你听到了吗？祝贺你，祝贺你……”

我真不敢相信我看到的一切和听到的一切是真的。用小弟五谷的话说，这叫“喜从天降”。真正的喜从天降哪！这回，连爹也觉得我给他长了面子，高兴得连夜杀了一只鸡，要给我补身子，他是怕我体检通不过呢！

其实，爹的担心是多么多余啊！

体检和面试两关，我轻而易举地闯过了。

我是山妞儿，土妞儿，跟城里那些面色苍白、细脚伶仃、鼻梁上还架副眼镜儿的娇小姐相比，我真是健康得没法说。

我是山妞儿，土妞儿，可我举手投足，自有山的俊拔、水的流畅；吐字发音，自有鸟的婉转、泉的清灵。

记得面试结束时，有位老师还喜爱地拍拍我的头说：“先去师范学校看看吧，过不了多久就要开学了，到时你准成校花。”

那天，我只走进凤翔师范学校游了半圈。校园里随处可见繁花郁郁的紫藤，倩影依依的垂柳，清香袅袅的红莲和白莲。每片树叶，每颗石子，每滴水珠，都成了我最向往的森林、大山和海洋。

因为是暑假，校园里人很少。奇怪的是那天琴房里却有一大群女孩在练琴。青春的脸，素净的黑发，从纤长白皙的手指下流泻出来的音乐，透过窗玻璃，越过窗台上的爬山虎，投注到我的心湖里，我顿时变成了一叶兜满春风的白帆，在天地之间飘啊飘啊，从此，再也找不到归路了。

我有点飘飘然了。真的，从凤翔城回到山中，我的心就再也没有停止过飘浮。

我只求通知书能快点到。

在山中沉默了二十来年的娘，神情像霉干菜一样黯淡的娘，四十岁不到就顶了一头花白头发的娘，仿佛是

雨霁之后的青山，忽然变得那么清爽、葱翠、妩媚、轻灵。

娘原来真的是个美人胚子呢！

娘笑起来的时候，就像山中多了一泓清泉，那笑的水沫子溅到人们心上，连最阴沉、干枯的爹，也变成了一丛蓬勃鲜碧的绿蕨。

爹用他那只好眼睛望着娘时，另一只白眼睛里，竟然好像也贮满了柔情。

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看见爹这么温顺。

爹自出娘胎，左眼就被一层白翳包着。这层眼睛上的白翳，仿佛把他的心也裹紧了。他几乎从来不跟我们娘仨说笑，一年到头，只在山上、地里忙乎，回到家不是呼噜呼噜地吃饭，就是呼噜呼噜地睡觉，再不，就是坐在门槛上呼噜呼噜地吸他的旱烟……

这单调的“呼噜”日子，今天终于走到头了。

你听，娘正在跟爹商量给我买连衣裙的事呢！

娘说：“我们村上，也只有麦麦一个女孩没穿过连衣裙了。乡亲们送来那么多鸡蛋，我们拿到镇上去卖了，麦麦的连衣裙就有了。我知道她眼馋哩，尽管嘴上一声不吭！”

“卖吧。买吧。我晓得麦麦穿那个准好看！”爹说着，把那只好眼转向了我。爹朝我笑了。爹原来跟娘一样也会笑！

“那给我买什么？”正在门外跟同伴下石子棋的五谷这时突然冲进来大喊了一声。

“你呀，等姐毕业当了老师叫她给你买，随便买什么！”娘揽过五谷，帮他擦去了鼻尖上的一点泥。

“我要电视机，姐，到时你给我买电视机！”

“一定！”我朝弟弟伸出手去。弟弟的手又小又薄，跟他的人一样，一点也不像是十三岁的大男孩。

弟弟的心愿，也是我的心愿。山里已有很多人家有电视机了，只要摁下一个开关，里边就有很好看的故事很动听的歌儿把你的心反复搓揉，一再拨展。能让你在夏天看见雪，在寒风呼啸的时候晒到春天的阳光；能让你坐着一条小板凳去北京，去你连做梦也梦不到的远方。

考上师范学校多好啊！

只要我去读师范学校，那远方对我来说就不那么遥远了。那飘飞如蝶的裙子，那嫣然如花的笑靥，就会在我青春枝头尽情绽放，就会在娘和爹心灵深处燃起爱的篝火，把我们这个家烧得暖呼呼的，把弟弟血管中的自信烫得胀鼓鼓的，把山中的日子温成一壶香醇可口的美酒……

在短短的十天时间里，娘为我做了两双鞋子，还为我拾掇出一副像样的铺盖。爹把它们拢成一个小担子，用塑料纸小心盖着放在柜顶上，只等着送我去城里上学了。

连衣裙当然也买回来了，又轻又软又亮的一条裙子，像红蛾子的翅膀，那淡淡的红，柔美、鲜嫩，简直把我的魂魄儿都打上了结。就等我去城里上学穿了，就等着那